

# 半生繁华半生荒凉 曾言“人无癖不可与之交” 明朝最后的贵公子张岱

明朝有这么一个人,他打开门一看:哇,好一个大雪初霁,天地白茫茫。赏雪心顿起,马上披衣秉烛,摇起轻舟,独往湖心亭赏雪。哪管什么寒气逼人,哪管有无相伴。这个痴人就是张岱,赏雪只是他其中一个癖好。

他曾说过:“人无癖不可与之交,以其无深情也;人无疵不可与之交,以其无真气也。”

所以千百年来,湖心亭看雪成了不朽,正因今人向往张岱的真趣和深情。

生活若无趣无奈,不如读一读张岱。

01 1597年,张岱生于绍兴,与鲁迅是同乡。他家世显赫,亲友都是名震当时的学者和艺术家。从小良好的文化熏陶,让他的癖好都带着浓浓的文艺气质。

大约1620年,当时江南茶市有一种茶声名鹊起,每个茶商皆要山寨之。那就是“兰雪茶”。

几年前的张岱大约17岁,极爱茶,泡茶常用各种泉水泡各种茶,兰雪茶就是乱泡出来的。一次,他经过斑竹庵取泉水喝,顿感别致,即刻取泉水回去闲置三天去腥,待泡时又加入茉莉花,先倒入一点沸水,等凉透后又用沸水猛冲。这样最能带出茶香,尤其倒入白素瓷杯中,茶叶和茶水就像是一枝枝水中兰花和着白雪一同倾泻而下。看着这颜值和实力并存的发明,张岱命名为“兰雪茶”。

张岱不想用常法喝兰雪茶,毕竟牛气的茶要配特别的喝法。这次,他养了一头牛,夜取牛乳后加上兰雪茶慢煮成奶酪,煮出张式“兰雪奶酪”,茶香清淡,乳香浓郁。

有趣的人不会循规蹈矩,就如少年张岱,喜欢在生活的另一面浪游,不时揪出点东西给世人,告诉他们,世界还有一面如此好玩。

02 张岱癖好经常是说变就变。

他25岁时迷上斗鸡,组了个斗鸡社聚众斗鸡。二叔每天带着古董字画去和张岱斗鸡,往往输得精光,索性在鸡爪上绑上铁刺,在翅膀下撒上芥末粉,还派人寻找斗鸡名家后代求取秘诀,只是为了赢侄子张岱。一天张岱看杂史书,看到唐玄宗因斗鸡亡国,幡然醒悟,戒了斗鸡。

这恰是张岱的作风,随兴即来,随兴即去。能将癖好玩到极致,也能及时抽身,这是他的高级之处。

张岱随后又迷上蹴鞠,常跟着朋友去踢球、看球。当时梨园子弟多爱玩蹴鞠,他常混在自家戏班伶人里。

倘若生活只想着柴米油盐,多少有点无趣。在青年张岱看来,生活就要有随来随去的兴致,玩尽世间好玩之事,哪有空去无聊。

03 每当张岱入迷一种癖好时,就爱拉帮结派,组局聚众。

他爱诗,就组诗社,当起“起名大师”。吟诗作对之余,专爱和朋友给古玩重新起名,须是典故,更要贴切。

他爱打牌,就组牌局,也当“纸牌画师”。画各种风格的纸牌,自创各种规则,跟朋友小赌怡情。

他爱打猎,就组猎局。常跟朋友戎装出猎,猎完就去看戏,放松筋骨,晚上睡在乡间古庙,锻炼胆量。

他爱吃蟹,就组蟹会,当“风雅吃

货”,定期吃蟹,辅食一定要肥腊鸭、奶酪;蔬果一定要橘、风栗、竹笋。

他爱弹琴,就组丝社,当“自律队友”。张岱跟亲友一起学琴,见他们兴致不高,就说:“我们结社一起练习,这要比一个人瞎练强多了。”最后他们四人弹奏时,竟宛如一人在弹。

有趣之人,是既能跟朋友玩得了阳春白雪的艺术,也玩得下来里巴人的玩意儿;玩,从来只有朋友,没有界限。

04 癖好无数,但张岱深爱梨园,30岁的他在梨园中找到家国。

一次刚过完中秋,本要北上的张岱深夜泊船金山寺脚下。当时月光皎洁,河面如镜,金山寺忽隐忽现于山林中。张岱想起名将韩世忠正是在金山寺鏖战八日击退金人,命人将灯笼、工具从船上拿来,在金山寺大殿演起“韩世忠退金人”的戏,锣鼓喧器打破了宁静,被吵醒的僧侣出来看完了这出戏。世人皆说张岱任性而为之,却不懂他对家国的往情深。

当时努尔哈赤已公开反明,国号大金。眼见国将不国,张岱特别渴望如韩世忠的义士将后金击退。中年张岱对大明的深情,都在他金山一夜导演的戏里。他对梨园有多执着,就对这国家有多深情。

05 除梨园外,还有张岱终生所好的“史学”。他从中明白为什么而活,为修明史,甘愿落魄半生。

“写史”,是古代知识分子最高级的爱好。张家有修史背景和史料的积累,藏书众多,张岱从小耳濡目染。

当时明朝史书要么是诬蔑欺骗,要么胡乱猜测。所以,30岁那年,张岱开始了《石匱书》的撰写,整个后半生,便全是为此书而活。

1644年,张岱47岁。阳春三月,李自成攻入北京,逼得崇祯自缢,大明亡了。朋友纷纷殉节,他也想效仿,但《石匱书》未成,他犹豫了。他舍弃故园,带着残稿、孩子,携破琴残砚,遁入深山,过上衣食无着的生活。从此,世间再无纨绔子弟张公子,只有史者张岱。

《石匱书》问世后,时人评价:“当今史学,无逾陶庵”。其实以张岱的学识,成为新朝的大官是没问题的。但张岱不吃嗟来之食。

之后,儿子想参加科举,张岱写信劝诫儿子:“宁使断其炊,不愿丧所守”。在张岱心中,只要故国在,生死,也成过眼云烟。

他将写史的癖好坚持了一生,也



图片来自网络

将情深坚持了一生。

06 张岱74岁时,已是康熙盛世了,他遗世独立,成了大清不能容忍的前朝遗民,依旧坚守赤子之心。

晚年,张岱没有清福,只有身处异朝的政治危险,死似乎随时到来。

某日,他回顾自己半生繁华半生凄凉的一生,写了一篇《自为墓志铭》:“极爱繁华,好精舍,好美婢,好娈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,兼以茶淫橘虐,书蠹诗魔,劳碌半生,皆成梦幻。学书不成,学剑不成,学节义不成,学文章不成,学仙学佛,学农学圃,俱不成。任世人呼之为败子,为废物,为顽民,为钝秀才,为瞠睡汉,为死老魅也已矣。”

这篇忏悔式的墓志铭写尽他一生的真诚,没有半丝虚假和浮夸。虽自嘲学书学文皆不成,实则庆幸没按照规则变得一板一眼。这篇墓志铭,通篇只说了一句话:我活出了自己。

蒋勋说:“忏悔性的文学会非常动人,为什么?因为它不是作假的东西。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,最虚伪的部分就包括墓志铭和祭文。”张岱的《墓志铭》只有不得志的文人在真诚叙说快意起伏的一生。

多数人只知张岱声色犬马的前半生,却不知他孤独落魄的后半生。殊不知繁华落尽时,他阅尽了沧桑。

“世人但有殊癖,终生不易,便是名士。”张岱一生何不是如此,他一身殊癖,乱世独立。他对万物永远心怀好奇,好奇浸淫出癖好;他在癖好中活出真趣,真趣炼化了深情。

我们学不来张岱繁华落魄的跌宕起伏;但学得来他对人间趣味那炽烈的热爱,学得来他真趣的初心和情深的性情。

梁启超说过:“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,生活才有价值”。

生活趣味不在别处,在一饭一蔬,三朋两友,四时风物,和能终生爱之的癖好。人生何须太急,择一事成癖,足矣。来源:意林文汇

## 张岱和他的《夜航船》

曾有人问,你觉得古人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?答案中排第一的就是:湖心亭看雪。

“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。……独往湖心亭看雪。雾凇沆砀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,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,舟中人两三粒而已。”在冷得半死的冬夜,一人独往西湖看冰雪万千。谁想,湖心亭中已有二人对坐煮酒,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!”千金易得,知己难求,自然大喜过望。

《湖心亭看雪》是张岱流传最广的一则小文。彼时,梦中的西湖完全被战争的霜雪覆盖。初读时,只觉得张岱太酷、太有趣、太会玩儿了;再读时,又觉得天地间一片苍凉,人生如梦,一枕黄粱;细细回味,却只见得当年的西湖,空灵晶映,冰清玉洁,淡远疏旷。人声鼎沸,锣鼓喧天,那里肯定有张岱;曲终人散,风冷月残,吹出一缕悲箫,那听客肯定是张岱,极像是周星驰版唐伯虎。

一个多么丰富、美好的男人。

如果说,张岱只是个会玩的公子哥,历史恐怕不会记住他的名字。他还做过一些比会玩更牛的事情。比如,以一人之力写了一本维基百科。

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,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,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,全书共计二十卷,分为二十大类125个小类,收录四千多个条目,可谓包罗万象。这本书的名字叫——《夜航船》。

《夜航船》现在听来颇为诗情画意,当年却是南方水乡的苦旅长途。长夜漫漫,空间局促,面面相觑不免尴尬,大家只好聊聊天。时间一长,要表现自己是知识结构无死角的文化人不太容易。

所以张岱说:“天下学问,惟夜航船最难对付。”

话说当年,有一僧与一士子坐夜航船。那光头和尚想自己读书不多,就蜷着腿缩在角落,听士子高谈阔论,听着听着发觉士子所言漏洞百出。乃曰:“请问相公,澹台天明是一个人、两个人?”士子答:“是两个人”。僧又曰:“这等尧舜是一个人、两个人?”士子答:“自然是一个人!”僧乃笑曰:“这等说来,且待小僧伸伸脚。”

于是乎,张岱就跟这故事中的和尚杠上了。

《夜航船》这本书,你以为是诗歌小词典,天文地理小讲堂,其中固然有很多严肃正经的文化常识,但出彩的却是只有张岱才会记录的那些荒诞不经、雅俗共赏的段子 and 八卦。

来源:知乎